

12.11

11

阜陽史話

第六輯

86



250137



丹凤朝阳



花挑



作者：赵景庵



作者：李伯英



作者：宋庆隆

幽蘭在山谷
本自無人識
只為馨香重
求者遍山隅

甲子歲暮
李傳周書

作者：李 传 周



东坡居士颍州赏月图

萧玉磊 画

筆墨驚天地

雲山入畫圖
交遊人各倚
松林晚雲紫
紅巾白髮

彭錦章
雲山入畫圖
松林晚雲紫
紅巾白髮

雲山入畫圖

作者：彭錦章



作者：李 广 林

目 录

驻防皖北 保卫阜阳·····	廖运泽 1
芦沟桥事变前后·····	李连城 1 0
乔锦卿只身解重围·····	王襄天 1 6
清末民初的颍州老中医·····	沈志庵 2 0
著名中医陈和鸣二、三事·····	鹿道平 述 2 5
百年老字号——王广膏药店·····	周世忠 2 9
解放前阜阳中药业概况·····	冯文光 3 1
阜阳解放前后西药业发展概况·····	张栋臣 冯文光 3 6
解放前阜阳的医院与诊所·····	周世忠 4 1
永兴公司与潘慎五·····	宫尚文 4 7
百年来阜阳工商业概况·····	梁义三 6 1
阜阳最早的一家外资工厂——打蛋厂·····	周世忠 7 0
阜阳最早的建筑业组织——泥业工会·····	沈运良 7 3
旧社会的浴池·····	梁义三 7 6
阜阳最早的几家照像馆·····	王坦安 7 8
旧社会阜阳典当钱庄概况·····	冯文光 8 1
颍州菜馆颍州菜·····	宫尚文 8 5
近两年阜阳市经济发展概述·····	于林 李刚 9 7

安徽省立第六中学·····	朱葆华 连池	1 0 1
解放前阜阳的私立学校·····	梁 坤	1 0 4
阜阳最早的一支业余球队·····	宁道明 周世忠	1 1 0
旧社会的戏班·····	刘知非	1 1 4
记阜阳理门公所·····	罗文博	1 1 8
苏东坡《到颍州》诗考·····	李世忠	1 2 9
头虽长低气不屈一苏东坡道德文章法被颍州···	胡铁华	1 3 1
周邦彦出知颍州·····	卢龙祥	1 4 3
棣星门、月牙池、状元桥·····	史为民	1 4 8
谈阜阳忠烈祠的几副楹联·····	孙吟涛	1 5 0

驻防皖北 保卫阜阳

廖运泽

一、从平江到皖北

抗战开始，我在李仙洲为军长的第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任副师长。1938年，徐州会战失败后，李宗仁、白崇禧与第五战区长官部人员以及当时在徐州慰劳抗日战士的各界代表，在第三十一军、第七军各一师的掩护下，由萧县以南突围，向阜阳撤退。次年，九十二军也奉调皖北。部队由平汉出发，长途跋涉，到达襄（阳）樊（城），整补以后，继续向皖北挺进。路经河南确山附近，适鄂西会战开始，我师临时划归第五战区李宗仁司令长官指挥，并参加了战斗。会战结束，到1941年春天，方到达皖北阜阳地区。我师又划归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苏、鲁、豫、皖边区总指挥汤恩伯指挥，先后在皖北、阜阳一带驻防四年之久，直到抗战胜利。

苏、鲁、豫、皖边区是国民党抗日战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徐州会战后，国民党为了阻止日军由徐州沿陇海路西犯，竟异想天开，不顾广大人民的生存利益，在郑州花园口决堤，使黄河水滚滚向南奔流，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的广大地区，受灾人口达一千万以上，造成绵亘豫东、皖

北间的“黄泛区”。这一区域曾一度是敌我双方的真空地带。1940年前后，国民党以重建抗日防线为名，派汤恩伯为地区总指挥，调集了大批武装，除了第三十一集团军、第九十二军外，还有以顾锡九为军长的暂九军，以何柱国为军长的骑二军，以及霍守义的第十二军，约四十万兵力，分驻四省，而驻守皖北的主要是九十二军。

当时皖北当面的日军为第十三师团所属部队及汪伪军。他们为维护津浦、陇海两大铁路的畅通，在铁路沿线及重要交通地方，设立了大小据点，“以点制面”，控制铁路两侧的广大地区。我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同志的部队，在涡河以北抗日第一线，以游击战、运动战，抗击日伪顽敌，其根据地在津浦路以东灵璧、泗县、五河一带。

第九十二军到达皖北时，以军特务团（团长肖续武、黄浦六期生）和第二十一师、一四二师的两个补充团合编成暂编第十四师。由二十一师副师长，擢升为该师师长，仍归九十二军序列。当时全军的部署是：以二十一师（师长侯镜如）和一四二师（师长傅立平）为第一线，在津浦路以西，涡阳、蒙城一带沿涡河南岸布防，暂十四师主力在太和附近沿淝河南岸布防，其中一个团担任阜阳城防；另以青海开来的回族马彪（著名抗日将领马步芳的叔叔）的骑兵第八师，控制在大沙河北岸；阜阳东北为军预备队。

那时在阜阳的除九十二军外，还有山东、江苏沦陷后移驻阜阳及皖北的军政机关及各种挺进纵队，训练班及戴笠的军统，陈立夫的中统等特务机关，驻军繁多，商贾云集，经济上呈现一片畸形繁荣景象。汤恩伯的四省边区司令部设在临泉。我除担任师长外，并兼阜阳警备司令，司令部设阜阳

城内。

李宗仁进驻安徽后，兼任安徽省主席，扛着“军政统一”的招牌，地方行政官员都由他们委派。安徽省主席李宗仁主政安徽时，很少在安徽。主席一职实际由张义纯代理。

1938年10月以后为廖磊。约一年多，廖因病去世，由李品仙接任。阜阳地区行政公署的专员是省府委派的张威遐（广西人，桂系），而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嫡系。地方与驻军常因派系不同发生磨擦，于是由我提议派廖麟（石生）担任阜阳县县长。因廖与张以及当时安徽省政府民政厅厅长韦永成都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私交甚厚。而廖是我族弟，这样可以协调双方矛盾，支持我的工作。韦永成是李宗仁的外甥，与蒋介石的侄女蒋文秀（一说是蒋的女儿）结了婚。由此可见，蒋、桂不仅明争暗斗，而又互相利用，互相拉拢。此外，双方经过协商，在军事上划分势力范围。以沙河为界，沙河以北由汤部管辖，桂系部队驻防沙河以北的一个团全部撤出，成立沙河警备司令部，归九十二军直轄，沙河、涡河、颍河等水路航运统归其警卫与管理。

1942年春，暂十四师奉调豫东周家口担任防务，归汤恩伯总部直接指挥。是年冬，李仙洲升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1941年和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猖獗，中国抗战极困难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又一次发动了反共高潮，密令李率部进军鲁西、鲁南，接替于学忠部防地。他多次以“老同学”（黄浦第一期同学）的关系，力劝我率部随他入鲁。我为了避免卷入与八路军刘伯承部作战，遂以各种托词谢绝了。

1943年。骑二军军长何柱国升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

令，补缺由我接任。李鸿慈接暂十四师师长，旋即率命率骑二军建制内的骑三师（师长徐长熙）、暂十四师，及临时拨归我指挥的一一七师（师长廖运升）及骑八师重返皖北，接替九十二军防务。我即命令骑八师及第一一七师为第一线，沿涡河南岸，占领防御阵地，以堵截日伪军的进攻；暂十四师置于阜阳城内；骑三师置于太和及其以北地区，司令部驻阜阳城西陈寨。

我两度驻防皖北的阜阳。那时这个地区灾情严重，土地荒芜，土匪猖獗，恶霸横行，又加驻着诸多的部队，地方团伙，要粮要饷，人民生活可想而知，很多人常以树皮、草根为食，卖儿卖女比比皆是。我一方面要指挥部队随时准备抗击日伪军的进攻和骚扰，维持与桂系及汤恩伯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制止特务的横行；禁烟禁赌，对地方恶势力的首要分子，给予一定的打击；清剿土匪；放账济民等等。1944年4月底至5月初，我又在这个战场上，指挥部队粉碎了日、伪军以阜阳为目标的最后一次“扫荡”攻势。

二、阜阳保卫战

1944年春季，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的军事逐渐失利，妄想在中国大陆上打通陆路交通，使中国大陆上的日军和孤立在南洋日军联系起来，依靠中国大陆作垂死挣扎。为了打通平汉线，进军西南，日军从郑州沿平汉线向南，发动一次规模很大的行动。正在此时，我深入敌后侦察情报的参谋报告：日伪军十三师团的一个联队，汪伪的三个团，配备有炮兵、骑兵、空军的数千人，在田家庵，寿县一带集结，

企图进犯阜阳，占领皖北，以牵制汤部对徐州、郑州的增援。与此同时，军通信连在驻地附近捡到一张从敌人侦察机上掉下来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面标有由颍上指向阜阳的箭头和对我地面侦察的标志。这说明了日军改变了过去由东北方向屡犯皖北及阜阳的方法，企图改由东南方向发起进攻。根据这一情况，我军立即改变部署，采取了放弃涡河防线，集中主力部队保持机动的方针，做好反击侵略者的准备。具体安排是：

（一）暂十四师以三十里铺为界，深沟坚垒，确保阜阳。城内街口、巷尾构筑工事，准备和敌人巷战。并在敌必经之三里湾渡口，布上一个加强营，扩充装备，阻敌强渡。河东布雷至三十里铺，沿公路挖掘深沟，阻敌前进。

（二）军特务团迅即开往颍上，占领前沿阵地，尽量与敌保持接触，展开抵抗，诱敌深入。

（三）第一一七师撤离涡河防线处，进驻沙河东岸，保障第十四师左翼安全，并以一部相机袭击敌后勤部队与水上船只。

（四）骑八师撤离涡河防线后，进驻阜阳城西南，控制由三十里铺至颍上西南地区，保持机动，随时听令出击。

（五）骑三师仍以主力控制太和及其附近，并负责对涡、蒙方面警戒，阻止日军由东北方向增援，掩护全军后方安全。

军指挥所设在阜阳西北十余里的泉河北岸。

这一方案报四省边区总部批准后，总部中负责安徽战事的陈大庆，又将暂九军的暂第十三师（师长洪显成）拨归我指挥。我把这个师安排在阜阳西南的张寨，为军预备队，决

心在阜阳城下对敌进行合围，以优势兵力全歼来犯之敌。

四月底，我军刚刚按计划布置完毕，日军果然在空军掩护下，约一万多人，由寿县经正阳关，向颍上前沿阵地发起猛攻。战斗打响后，布防在颍上前沿的军特务团，按预定计划且战且退，诱敌深入。每撤离一个地区时，将电线杆砍倒，不给敌人利用。敌人误认为军特务团败退，骄妄之极，以担任左翼的骑兵，尾随我军，长驱直入。这样，敌人的侧翼暴露，我即命令骑八师全体出动，向孤军深入的敌人骑兵部队，迎头痛击。骑八师是青（海）甘（肃）军队中的一支劲旅，不仅训练有素，且马术精湛，久历沙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师长马彪（鸿达）又是“三马”（马彪、马步青、马步康）中有名的虎将，当时虽年逾花甲，仍亲临前线拚杀，马上功夫亦非一般人能比。全师五千多人，每人一支骑步枪，一把大刀，官兵性格强悍，作战勇猛。日本骑兵惯例是下马战斗，事前我们已作了研究，要乘敌人下马之际发起冲击。因此，当骑八师在颍上县境内的十八里铺附近与敌人前哨部队遭遇时，敌人下马尚未集结，骑八师如旋风般飞向敌阵，马踏敌群，如疾风暴雨，用大刀居高猛扑，敌人未及招架，即被击散。敌骑队二百多人，生还者仅二十余骑，遗尸枕籍。而骑八师几无伤亡。敌人的大炮是马驮的，也遭到骑八师的袭击，很多驮炮的马匹被击毙，大炮只得拉着走，十分狼狈。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初战告捷，大大挫伤了敌人的锐气，我军将士欢欣鼓舞。

敌人前锋受挫，稍稍进行了整顿，在三架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更大规模地向我猛攻。我前沿部队，士气高昂，且战且退与敌周旋，消耗敌人兵力，直撤至阜阳城西尤家花